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幻中真

第六回 念前妻坐懷不亂 為愛女欲結絲蘿

話說吉扶雲，一時不便說出真名，隨了汪百萬同行而來。原來這汪百萬，是揚州第一個鹽商，到處馳名。到碼頭熱鬧之處，就有商人相請。不是做戲請他，就是接了名妓相陪。一日，到了大名府，尋店安歇，早有一眾鹽商聞知，爭先迎請。汪百萬再三推辭，眾人那裡肯依，一連吃了數日的戲酒，吉扶雲亦在其內。這日汪百萬發了狠，回絕了一家。怎奈這家見他不肯赴酌，竟備了一席盛酒著人送到下處。又選了大名府幾個出色的名妓來陪酒。汪百萬無可奈何，只得要領主人之情，開懷暢飲。又當不得妓女趨承，竟吃得怡然樂然，醅酌大醉。這幾個妓女如何肯放，竟一同擁入醉鄉，不知誰醉誰醒矣。內中有個妓女，名喚翠鳳，年方二八，正在妙齡。因見吉扶雲年青俊雅，十分留意。吉扶雲雖與他談笑，並毫無半點輕狂。翠鳳只認他是醜態，有人在席，所以如此。及至眾姊妹同了汪百萬歸房，主人已經別去，單剩他二人，翠鳳只得開口笑說道：「酒已闌矣，夜已深矣，郎君豈不知嫌夜短之句乎？」吉扶雲也笑道：「相逢無俗事，止許話清談。至於夜長夜短，何足計較。美人自去安枕，學生尚欲挑燈。」翠鳳道：「賤妾雖係菲容陋質，不足以動君子。但郵亭適興，亦情之所有，郎君何相拒而淪人於不情，妾所不解。」此時吉扶雲非不愛他姿色俏麗，言語動人。但心中想起素娥，夫妻恩愛，怎肯為一妓女喪義。故此任他戲謔，只心堅如石，絕無邪念。因問道：「我看你體態姿容，實非他比。你是何處人氏，為何失身風月場中，填人不滿之欲？」翠鳳見問，不覺愁容淚滴，說道：「妾看郎君，堅持守正，其中必有隱情，妾亦不敢強矣。既蒙垂問，實有交淺言深。妾是蘇州府人，良家子女，父親易任，不幸家中遭變，母子流徙，這李媽將銀子賣我，我豈願為。」吉扶雲聽了，暗暗點頭，遂取了一部古書，看到天明，也不與妓女說知其細，明早，只見汪百萬起來，梳洗已完，著人來請他吃早膳，他尚端然坐在那邊看書。出去吃完了飯，汪百萬遂打發歌錢。二人出門，寫了頭口，一路進京。

不覺光陰迅速，在路行了二十多日，早到北京，遂尋下寓所，汪百萬就去看兒子汪萬鍾。忙忙走到貢院，前去問人。有人認得萬鍾的，回他說道：「那汪萬鍾已於月前得病身亡了。」

汪百萬得了這個信，痛哭不已。回至寓所，見了吉扶雲，只是大哭。吉扶雲道：「老丈為何如此悲傷？」百萬也不言不語，只是嚎啕大哭。被吉扶雲再三苦問，他遂說道：「我那萬鍾兒子死了不打緊，又丟去數千銀子。如今監裡邊一個缺，又無人頂替，豈非人財兩失了。」吉扶雲勸道：「令郎不幸，也是天數。錢財小事，不必掛懷。但小生多蒙老丈高情，一路到京，誼比至親，情同骨肉。若說監中的缺必須要人頂替，小生就拜老丈為義父，頂了令郎的名字去考如何？」汪百萬方才歡喜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則我無子而有子矣。但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不可有悔。」吉扶雲道：「大丈夫作事，千金易得，一諾難移。若是老丈不信，就此拜為義父。更名汪萬鍾。」汪百萬大喜，遂受了他八拜。

過不多日，正當秋月，吉扶雲頂了汪萬鍾名字，隨眾入場。且喜雲遊四方，胸襟開闊，果乃文心潮湧，一瀉千里。完過三場，到了榜發，已高高中了十一名舉人。汪萬鍾十分歡喜，為他不惜銀錢，十分榮耀。到了春天，又值會試，吉扶雲照例進場，輕輕的又中了進士。到了三月三日，金階對策，深切時弊。傳臚唱名第一甲第一名狀元汪萬鍾。聖上見汪萬鍾正在青年，龍顏大悅，遂賜金花御酒，送歸府第。吉扶雲到此，深感汪百萬提攜之力，拜見汪百萬如同親父。正是：

移花接木信乎天，苦盡甘來發少年。

不是一番盤錯處，焉能直達九重前。

汪萬鍾欽賜遊街，人人稱羨狀元美貌異常。到了第三日，在一個大人家門首游來，不期被一眾家人攔住，要他下馬，吵鬧起來。卻是為何？原來這個大人家姓何名用，江西吉安府人，由進士出身。為人外貌謙和，內實嚴峻，曆官顯要。止因魏黨弄權，他曾諫疏削職。新天子登位。削除魏黨，將他親召來京。又因召對中旨，遂入閣辦事，一時榮貴已極。所缺者，年已望六，尚無子嗣。夫人熊氏，在四十上下忽生得一女，夫妻如得異寶的一般，將他愛惜有如性命，職名友鸞。自小教他識字，長而能詩，以及女紅之事，無不精美。卻又生得賦性良淑，貌比夭桃。何用見他年已漸長，一向留心為他擇婿，以娛晚景。每每在宦室中尋求，無奈這些宦室之兒，襲祖父之遺蔭，不是嬌奢淫佚，就是懵懂憨頑，竟無一人可意。若求之貧賤之家，雖有文才貌俊，卻又不肯自屈，故此將他婚事蹉跎，年過二九，尚未字人。那何用一旦榮幸入朝，深以為長安游俠才美風流聚集之所，恣心選擇。卻又因國步艱難，軍興傍郡的時候，只得又將擇婿之事暫且擱起。雖是擱起，仍默默關心，又無一人可擇。忽見新科狀元汪萬鍾，年貌相仿，又知只鯨，遂十分注意，與夫人相商，欲效前人所為，使人搭了一座彩樓，等狀元遊街招贅。到了這日，一汪萬鍾正然游來。你道他怎生模樣？只見他：

三百華雄領袖，烏紗白面唇紅，簪花披彩過途中，盍道狀元還幼。

綰定絲繩來去，抬頭回顧匆匆，死灰久已原要終，豈可便言婚媾。

汪萬鍾一路遊街而來，到了這條街上。忽見這家門首，兩旁立著青衣。再抬頭一看，卻見一眾使女，簇擁著一個美貌女子在高樓之上，有若笑若迎之態。但不知為甚緣故。且將馬首紅絲綰定慢行。你道那樓上如何？但見：

一座高樓結彩，兩行侍女齊分，麝蘭暖暖透霄雲，彷彿似借秦晉。

滿抱彩球微曬，輕移蓮步慙慙，拋將此去中郎君，會合在風流陣。

汪萬鍾在馬上，見了這些婦女，知是宦室人家看他遊街的，遂不便再看，因低頭策馬，急欲走過。不期才到樓前，忽被樓上有一件東西打入懷中，吃了一驚。正要開言發作，早是門首笙篳迭奏，鼓樂喧闐。一陣青衣家人上前，牽馬的牽馬，撮擁的撮擁，要將汪萬鍾撮擁下馬來。汪萬鍾著急，忙喝道：「我是新科狀元，奉旨遊街，你們是甚麼人，敢如此大膽阻我去路！」忙叫跟隨打逐。那些跟隨的俱不敢動手，在旁嬉笑。汪萬鍾一發著急，大聲喝罵。怎奈鼓鑼之聲直吹打得震耳，俱聽不見。只見大門之內，又走出幾個齊整家人，到馬前稟說道：「狀元老爺恭喜賀喜，我家太師老爺在廳候見。」汪萬鍾見說是太師老爺侯見，只得將怒容收斂，問道：「是那一位太師老爺？」家人道：「家太師老爺姓何。」汪萬鍾道：「原來是當朝何太師老爺。」只得下馬，一路吹打而入。進了大門，往內一望，只見大廳上擺設十分齊整。何太師見他走來，遂走到滴水簷前，將手一拱。汪萬鍾見了，連忙一躬，急趨廳中，使人鋪氈拜見。何太師笑說道：「賢契今日走馬上苑，原無接見之禮。但是老夫有一事相商，此禮略宜以待。」汪萬鍾只得朝上作了四揖。旁邊轉過一人，何太師道：「這是敝同年王司馬。」兩人見禮畢，分上下而坐。汪萬鍾深深一躬道：「晚生荷蒙聖恩，叨列群英之首，遵行舊典。俟事竣之日，即當拜謁，恭聆面命。不意走馬不知迴避，以致驚動老太師朝罷休息晏安。幸不加呵責，反賜召見，正不知有何見教？又不知何故設此鼓樂，使晚生驚疑不安，是何緣故？」

那王司馬接笑說道：「原來狀元尚不知老太師的盛意。學生說明，只怕狀元百拜台前，亦不為過矣。狀元既係不知，學生只得要直說了。老太師秉執朝政，分理萬絲，悉出自裁，朝乾夕惕，不待言矣，焉敢以私己之事繫心。今以私己之事繫心者，老太師年將耳順，尚乏箕裘。幸喜膝下承歡，掌珠娛悅，已在笄年。若以老太師門楣，豈無臣婿，只因老太師過於慎重，無論士官豪華，難登坦腹。欲求之孤寒隱逸中，並無一人可以入選，至今猶然待字。所以老太師未免繫心，不敢少懈。今幸聖天子聰察，特簡狀元，真可謂才美俱優矣。是以老太師不勝心動，意欲收入門牆。又無奈老太師閨秀，獨得山川所鍾，素擅才華，誠恐有才者未必有貌，不肯妄結絲蘿，即老太師將狀元極力揄揚，終無全信。故此，老太師一則為愛女心腸，二則羨狀元之才之貌，誠恐捷足者負之而去，故不得已效前人之所為，設立彩樓，以邀天賜。不意果邀天作之合，小姐彩球，拋中狀元。真不啻乘飛玉倩，坦腹東牀，使小弟柯斧其中，實有榮施矣。」

汪萬鍾聽了，只急得一時沒法，只得說道：「晚生賦命涼薄，糟糠棄捐。今雖僥倖，焉敢以一第之榮即忘舊侶。此心已作死灰久矣，豈敢復萌此意，有玷老太師門楣，有辜盛心。尚容荊請。」何太師見他不允親事，勃然變色。王司馬在旁，再三苦勸道：「狀元不可過執己意，自來鸞膠續斷弦，亦乃古今之常，非出負心。幸勿負老太師一片殷殷之念，曲從為便。」當不得汪萬鍾力意推辭，寧死不從，道：「欲就此婚，除非前妻復生，與他說明方可。」何太師聽了大怒，拂衣而起。吩咐一眾家人：「不許放走，我自去處。」說罷入內而去。正是：

一團好意絲蘿托，指望東牀坦腹人。

誰料他心別有意，推三阻四不朱陳。

汪萬鍾見他人入內，即欲辭出，當不得一眾家人款住不肯放出，已將重重門戶關鎖。汪萬鍾此時，又好氣，又好笑，早被王司馬扯他同人書房中，慢慢勸說道：「狀元不可固執，須知士途窄狹。況且這段姻緣，實稱佳偶。將來花團簇錦，占盡人間之樂，還宜應允。豈不知相府炎炎，毋貽後悔。」汪萬鍾聽了，只是搖頭不從。王司馬無奈，只得告辭退出。眾家人領太師之命，竟不由他出門。真是籠中之鳥，插翅難飛，只得坐在裡邊。外邊人見將汪萬鍾抬進竟不放出，部裡觀政館選缺了狀元，有風力的科道兩衙門，交章合參。怎奈何用勢礙通天，不放在心，竟把本章留中不發，外邊也無如之何。萬鍾一坐就是三月。一日偶翻書案，翻出一本新科敘齒錄來。他道：「我自中了，到沒有看這同榜是些甚麼人。」遂攤開，從頭一看。見自己名下刻著徽州籍貫，因想道：「這個畢竟是我義父將他籍貫寫去送與書坊的了。」他遂歎口氣道：「我吉夢龍飄流半世，不能耀祖榮宗，反借別人的名姓移花接木，這般命薄。」又看到二甲進士吉夢桂，係蘇州府吳興縣生員。他遂以手加額道：「謝天謝地，可喜我兄弟也是同榜。但是我如今更名改姓，我卻知他，他卻不知我。今又監禁在此，不得一面，如何是好。」

他又看到臨了一名卞興祖，係陝西籍，年方十六歲，只他年紀最小。因贊道：「這是甚麼人家，養這般好兒子，小小年紀就登皇榜。想我吉夢龍銷禁空房，不知何時得出，反不如他們快活。」

看官們，我且不說汪萬鍾如何出來。且說那吉夢桂，自中了進士，見榜上並無吉夢龍名字。他知哥哥流落京師，逐日訪問，再無下落。心中好不納悶。一日，坐在寓中，見一個同年來拜，他乃是陝西人，姓卞名興祖。那個卞興祖一走進門，見了吉夢桂，納頭便拜。吉夢桂連忙扶住道：「年兄如何行此禮？」卞興祖道：「老先生可是蘇州府吳縣人麼？」吉夢桂道：「正是。」「可是姓吉諱夢桂的麼？」吉夢桂道：「正是。」說罷，興祖又拜。夢桂只得連連答禮。興祖遂道：「父親在上，恕孩兒不肖之罪，久離膝下，有失承歡。」

夢桂驚問道：「你姓卞，我姓吉，並無瓜葛。況我是蘇州，你是陝西，相去三千里之隔。此言從何說起？」卞興祖又問道：「令尊大人可諱存仁？令堂可是張氏麼？」吉夢桂道：「正是。」又問道：「老先生可有親子麼？」對道：「有。」「可有令正麼？」對道：「有。」卞興祖遂放聲大哭道：「原來爹爹續娶了母親，就不認孩兒了。」說罷，又哭。吉夢桂遂勸道：「實不瞞年兄說，小弟妻子蔣氏，乃是一線夫妻，並非續娶。幼子玉兒，方在襁褓。或者天下同名同姓的人也盡多，年兄不要錯認了人。」卞興祖道：「天下的人可以假得，難道文書也會假的！」遂於袖中取出一張承繼文書。吉夢桂取過來一看，驚訝道：「這個字跡果然是我寫的。」但見上寫道：

立承繼文書吉夢桂，幼子蘭生，年方六歲，因母身亡，無人撫養，情願承繼到本縣陳宅為子。承宗繼嗣，係是兩願，並無反悔。此照。